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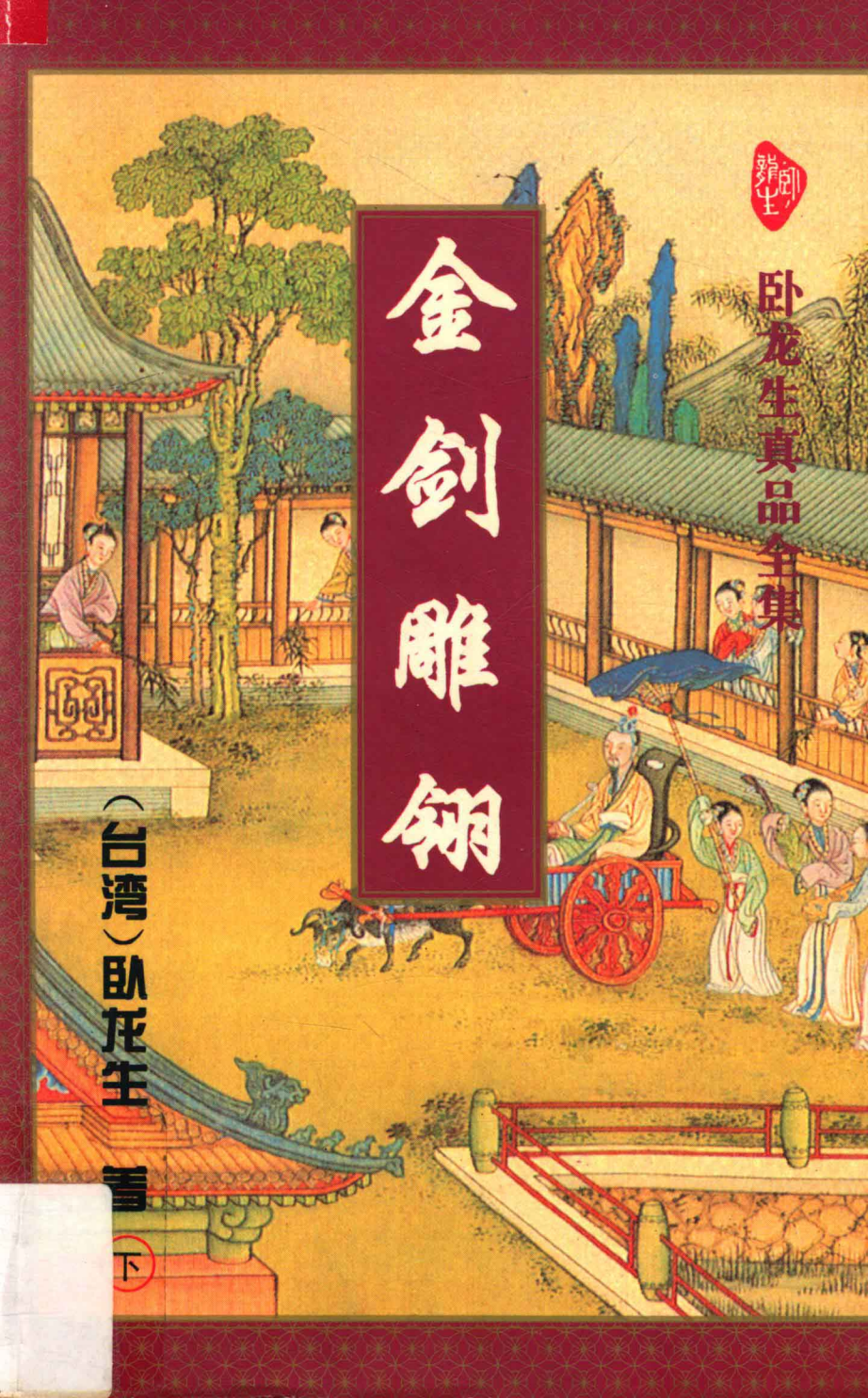
卧龙生真品全集

金劍雕翎

(台湾) 卧龙生

看

下





卧龙生真品全集

金剑雕翎

下

(台湾)卧龙生 著

金 剑 雕 翎

【台湾】 卧龙生

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中国开封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42.375 印张 1060 千字

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册

陕版出图字 25—1996—3

ISBN 7—80605—307—7/I·262

定价: 58.00 元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三十八回	轮转阵前血雨飞	(887)
第三十九回	群豪正义抗敌	(910)
第四十回	智勇救双亲	(924)
第四十一回	群豪浴血脱困	(944)
第四十二回	恶敌拼斗魔鬼	(963)
第四十三回	舍身救母	(992)
第四十四回	视死如归	(1013)
第四十五回	深山觅良药	(1041)
第四十六回	破埋伏药王降蛇	(1066)
第四十七回	三峡遇奇人	(1087)
第四十八回	齐力却强敌	(1107)
第四十九回	四海君主	(1129)
第五十回	施巧计脱重围	(1156)
第五十一回	双雄争霸业	(1177)
第五十二回	全道义毒王断交	(1202)
第五十三回	弱女施妙着	(1223)
第五十四回	绝技退神风	(1247)
第五十五回	战尊者两败俱伤	(1265)
第五十六回	慧婢智救人	(1294)

第三十八回 轮转阵前血雨飞

如若那劲装少年剑势突由右面攻出，司马乾整个半身要穴，将尽暴露在对方的剑势之下，纵然不能伤在剑下，亦将被迫的手忙脚乱，尽失先机。

哪知，对方的剑路，竟是被他料中，果然从左面攻来。

司马乾心中大喜，右手金轮迎面一招“飞钹撞钟”击向前胸。

那劲装少年一提真气，陡然向后退两步，避开了司马乾金轮一击。

哪知司马乾右手一松，手中金轮突然脱手飞出，急如流星，一闪而至。

这飞轮之技，乃司马乾金轮招数中的一绝，那劲装少年骤不及防，被金轮击中了前胸，闷哼一声，吐出一口鲜血，一交跌倒在地上。

全场中的英雄，无不暗暗赞叹司马乾飞轮之技的凌厉。

只见沈木风缓缓站起身子，高大微驼的身躯，直对司马乾走了过来。

萧翎吃了一惊，暗道：这沈木风的武功奇高，举手投足之间就要伤人，只怕司马乾受不了他的一击！

凝目望去只见沈木风伏下身子，仔细的查看了一下假萧翎的伤势，突然举手一招。

但见两个青衣劲装少年，抬着一个软榻，急步奔了过来，抬起那假冒萧翎的少年急急而去。

全场中人的目光，一齐投注在沈木风的身上，想他心痛萧翎之死，必将对那司马乾出手施袭。

哪知完全出了群豪的意料之外，两个抬软榻的青衣少年抬走了假萧翎，沈木风竟然也自行转回席上。

忽听一声朗朗大笑，震撼敞厅，道：“想不到大名鼎鼎的萧翎，竟然是如此的无用，经不起别人一击，这江湖上的传言，当真是不能相信。”

马文飞转眼望去，只见那说话之人，一身玄色长衫，又细又高，脸色淡黄，说完，又是一阵哈哈大笑。

马文飞心中暗道：此人不知是何许人物，看来亦不像中原道上同道。

沈木风缓缓把目光投注到那发话之人的身上，冷笑一声道：“兄台何人？”

那人扬了扬倒垂的八字眉，冷笑一声，道：“兄弟无名小卒，这姓名不说也罢。”

沈木风果是有着过人的气度，望了那人一眼之后，竟又忍了下去，目光缓缓扫掠了敞厅一眼，放声说道：“在下这位兄弟，虽然重伤在别人手下，但那只怪他学艺不精，纵死无怨……”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我百花山庄今日请的都是我沈某人的朋友，却不料有很多自恃豪强的武林同道，明赖暗混的进入我百花山庄，而且来和我沈木风为难，这一来兄弟就算度量再大些，也是难以忍受。”

他目光扫过全场，无一人接口说话。

沈木风淡淡一笑，续道：“退一步讲，我沈某人承诸位看得起，肯以赏光驾临，纵然是明赖暗混而入，但兄弟也不愿追究，只要能够安分守己，混顿酒菜，在下还招待得起，但如想恃强生事，却是叫人难容，因此，兄弟想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但不知诸位是否同意？”

萧翎心中暗道：这人阴险毒辣，不知又想出了什么稀奇古怪的办法来。

只见人群中有人叫道：“大庄主有何高见，我等洗耳恭听。”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这办法简单的很，我只要试验一下，诸位是要和我沈某人为友呢？还是为敌……”突然提高了声音，道：“如是愿和沈某为友，劳请站起来走向我沈某人身后另一座篷席中去，那里自有好酒好菜招待朋友，如是不愿和沈某为友，但亦不愿为敌，劳请移向左面席位……”他声音又转低沉的接道：“如是要和我沈某为敌，那就走向右面席位。诸位都是江湖成名人物，自不会鱼目混珠，实敌虚友。”

沈木风话完落座，大厅中鸦雀无声，良久之后，突然黑白二老当先起立，直向沈木风身后而去。

这两人带头行动，群豪纷纷相随，片刻之间，大厅中云集群豪，倒有一大半起身而行，直奔沈木风身后行去，隐入一层布幔之后不见。

右面席位上的群豪，大都站起，行到左面席位上。

萧翎心中一动，暗道：这方法看似平淡，实则毒辣无比，利用武林人物那信用二字，先把敌、我和中间人物，分个清楚，再行集中全力，对付敌人，然后再设法对付中间人物，这是各个击破的办法。

这时，右面席位上，只余下寥寥数人，除了马文飞、司马乾等一桌之人，还有一个孙不邪，和几个面目陌生的人。

最使萧翎不解的是，昨夜洗尘晚宴上，还和沈木风拼的你死我活的四川唐家掌门人，唐老太太，竟然也由右面席位上，移到了左面席位上去，这一夜之间变化，竟是如此之大。

马文飞暗数右面席位上之人，总共还不足十人之数，心中大是骇异，暗道：群豪济济一堂时，还不得觉得什么，这等一分敌我，反而显得是这般人单势孤。

只听凤竹低声说道：“沈木风改了主意，想是因为那假冒萧翎之人的伤死，大出了他意料之外的缘故，把暗袭的做法，改作了速战速决。”

马文飞点头应道：“不错，首当其冲只怕是咱们这一桌。”

萧翎暗作盘算道：如是沈木风明目张胆的下令，向我们进攻过来，我这仆从的身份，是势难保存得住了……

马文飞等人正在商议如何应付沈木风的进攻，突听一阵虎啸龙吟般的大喝，道：“沈庄主，老要饭的一直就坐在左面，可是又不想和沈大庄主交朋友，不知该如何是好？”

萧翎凝目望去，发觉那说话之人，正是饭丐。

沈木风淡淡一笑，道：“如是想和我沈木风为敌，那就请到右面席位上坐。”

饭丐冷冷说道“当真是费事的很。”站了起来，直向右面席位上走去。

酒僧半戒，醉眼乜斜的随着站了起来，说道：“好啊！饭丐、酒僧，我俩一向是焦不离孟，孟不离焦，你老要饭活腻了想找死，说不得我和尚也只好奉陪了。”

紧随饭丐之后，站起身来，行了过来。

两人挺胸抬头，大步行到右面席位之上，坐了下去。

虽只是酒僧、饭丐两个人，但给予马文飞等精神上的慰藉，却是很大，但见左面席位突然站起了七八个人，一语不发的走到了右面席位上来。

马文飞细看来人都是素不相识。

沈木风眉头微微耸扬，哈哈大笑，道：“还有要和我沈木风为敌之人吗？快请到右面席位上去。”

只听一人大声喝道：“生死有命，就算和沈木风交上朋友，也未必就有什么好处。”随着那大喝之声，又有两个五旬左右大汉，走入右面席位之上。

这两人马文飞倒是识得，乃是泰山二虎宋氏兄弟。

沈木风目光一掠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哈哈一笑，道：“就兄弟想来，这左面席位之上，恐怕还有想和兄弟为敌之人，那就请过右面如何？”

果然，左面席位上，又响起一声冷笑，道：“人家沈大庄主既是无意和咱们交友，咱们这等高攀岂不是比死了更为难过吗？”

只听一人应声道：“大哥说的不错，头可断，血可流，大不了一个死字，与其活着受辱，倒不如轰轰烈烈的死去，也显得有些英雄气概。”

语声甫落，又站起四条大汉，直向右面席位上行来。

萧翎心中暗道：眼下所有的人，大都相信如是和那沈木风为敌，十九是难以活命，但千古艰难唯一死，要他们明知必死，而仍有抗拒的豪气，眼下要想个什么办法，使他们心中了然，纵然和那沈木风为敌也未必死得了。

但见沈木风脸上一片肃穆之色，缓缓道：“还有吗？”

他一连喝问数声，左面席位再无行动之人。

萧翎暗中留神那紫袍老人的举动，但见他仍静坐不动，心中好生奇怪，暗道：他如是沈木风的朋友，就该行入沈木风身后另一座篷帐中才是，如是那沈木风的敌人，那就该坐到右面席位上来，以他身份，难道竟也是不敌不友，坐观虎斗的人物不成。

但见沈木风拂髯一笑，回顾着右面群豪说道：“诸位要和我沈某为敌，不知可否能说出一些原因来？”

马文飞起身应道：“阁下积恶数十年，杀人无算，眼下之人，不是师门和你结仇，就是父母、朋友受你陷害，每人的仇恨，算起来都很深长。”

沈木风道：“就以马兄而言，不知为何和兄弟结仇？”

马文飞道：“是为了师门仇恨。”

沈木风微微一笑，道：“马兄如要替师门报仇，沈木风总要

叫你有一个报仇的机会，怕的是马兄无能为令师报仇，反将赔上一条性命。”

马文飞道：“不劳你沈大庄主担心。”

沈木风目光一转，望着左面席位上的群豪，冷笑道：“诸位虽不肯折节和我沈某下交，但能不和我沈木风为敌，我沈某人仍是照样感激……”

语声微微一顿，接道：“既然是彼此之间，已叫明了，互相为敌，那就是说，彼此势同水火，决难两立……”

只听酒僧半戒高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讲这些大道理了，和尚时限已到，有些等得不耐烦了，还是请沈大庄主早些超度我和尚到西方极乐世界吧！”

他终日里带着七分醉意，讲起话来，口没遮拦，别人只道他是讲的醉话，其实此人心细如发，早已留神到沈木风在借说话时机，分散群豪心神，准备暗中施展手脚。

只听饭丐冷笑一声，接道：“沈大庄主也不用口是心非，只说冠冕堂皇的话了，还是堂堂的划下道儿，大家一刀一枪的比个生死出来。”

沈木风道：“两位好像是心中很急？”

饭丐冷冷应道：“沈大庄主诡计多端，咱们是不得不防。”

沈木风道：“好！诸位远来是客，如何比试，还望诸位出题，文比武打，拳掌兵刃，只要诸位说得出口，我沈某一定奉陪。”

半晌不讲话的孙不邪，突然接口说道：“老叫化倒有个主意。”

沈木风道：“领教高见。”

孙不邪道：“有道是强龙不压地头蛇，你沈大庄主这番邀请我等参与贵庄英雄大会……”

沈木风淡淡一笑，接道：“据我的记忆，似乎未邀你老叫化子。”

孙不邪咳了一声，笑道：“不论你是否邀了老叫化，老叫化却是拿着你们百花山庄的请客银牌，走进来的。”

沈木风道：“孙兄神通广大，兄弟是佩服的很。”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沈大庄主这过奖之言，如确是出自衷诚，老叫化倒是十分爱听……”

目光一掠右首席位上的群豪，只不过寥寥十几个人，微微一笑，接道：“彼此之间的人手，相差十分悬殊，可说是一场势不均，力不敌的搏斗，你沈大庄主如若是自负英雄人物，咱们就订下三阵决胜负的东道。”

沈木风摇头笑道：“打赌的事，兄弟是素不愿为，孙兄之请，实是歉难照办。”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你沈大庄主之意，可是以多为胜吗？”

沈木风笑道：“纵然是本庄中人确有此心，兄弟也不允许。”

孙不邪冷冷说道：“沈大庄主嘴里英雄，骨子里作何打算，叫人难猜难测，既是咱们划出的道子不算，那也不用问咱们了，你沈木风自作主意就是！”

沈木风虽受讥嘲，但却是面不红，耳不赤，若无其事，淡然一笑，道：“兄弟之意，是力求公平，与会英雄不下数百人，如若只以区区三阵，判定胜负，那未免太过草率，也不知要埋没多少人材，兄弟之意，你们有几个人，咱们就比试几阵，生死勿论。”

孙不邪心知他想借这一战，全歼为敌之人，纵然是不能如愿，至少可剪除大半，一时间甚难答复，沉吟不语。

要知这孙不邪不但在丐帮中是一位硕果仅存的长老，就整个江湖而言，亦可当德高望重，功强辈尊之称，只是目下群豪，都非丐帮中的人物，身份庞杂，来自四面八方，肯否听他之言，还难预料，是以并不敢擅作主意。

沈木风目光转动，接道：“连同孙兄在内，贵方共有一十五人，咱们就以十五阵分决胜负如何？”

孙不邪扫视了群豪一眼，道：“这个老叫化也是难作主意。”

只听泰山二虎叫道：“咱们公推孙老前辈主持大局。”

群豪齐声相应。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老叫化是恭敬不如从命了……”

目光转注到沈木风的身上，道：“贵方人多，这等打法，亦非公平之论。”

沈木风道：“孙兄意欲何为呢？”

孙不邪道：“咱们人数少，如是有所伤亡，也就是伤亡一个少一个，不像你们百花山庄有的是武林高手，效命徒儿，死上百儿八十个人，不当他一回事。”

沈木风冷冷接道：“孙兄意欲如何？快请决定，兄弟已然等得不耐烦了。”

孙不邪道：“好啊！你这百花山庄的四周，守卫如何？”

沈木风道：“虽不敢当铜墙铁壁之称，但可说得上是防守森严四字。”

孙不邪道：“既是不能分由三阵以决胜负，咱们干脆来一个群打群战算了。”

沈木风道：“混战吗？”

孙不邪道：“咱们旨在冲出你这百花山庄。”

沈木风冷笑一声道：“怕的是诸位来时容易去时难。”

孙不邪道：“老叫化一生中就不信邪。”

萧翎心中暗打主意，道：我套上蛟皮手套，暗中想办法接应群豪就是。

突然沈木风一声长啸，道：“诸位想走就走，也未免太小看我沈木风了。”

余音未落，敞厅四周的门口，突然涌现无数黑衣武士，手中

兵刃，闪闪生光。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饭丐，说道：“两位请跟着老叫化，当先开路。”

那酒僧为人游戏三昧，纵然是面临生死大关，也是说不出一句正经话来，但对那孙不邪，却是神态恭谨，起身说道：“老前辈居后接应，我和尚和沈铁锅共打头阵。”

原来那饭丐虽然破衣百结，但和丐帮却非同志，他终年背着一个大铁锅，随时随地都升起火来煮饭食用，似是终年终日，一直没有吃饱过一般，别人只道他天生的胃口奇大，却不知这沈铁锅，身着破衣褴衫，终日背着一只大黑锅，实是伤心人别有怀抱，只是他轻易不愿和人谈起，那伤心往事罢了。

沈铁锅应声而起，和酒僧连袂飞跃，抢在那孙不邪的前面，昂首挺胸，直向厅外行去。

萧翎默察形势，一场激烈的恶战，即将展开，似乎沈木风已然变更了原来计划，准备硬以武功，力拼群豪，这一来，他和那马文飞原先预定的计划，势难再用，于是趁混乱的局势，暗施传音之术，低声说道：“马兄，情势演变，似是已快过了咱们预计的时限。”

马文飞道：“不错，看情形已然难以等到晚上，奇怪的是，中州二贾和那彭云向飞等，始终不见露面。”

萧翎道：“也许他们还没有混进百花山庄。”

马文飞道：“中州二贾，已非易与人物，那神偷向飞，更是智谋百出，说他们混不进百花山庄，实是有些叫人难信。”

萧翎道：“可是目下形势，已难再作等候，如不趁此动手，只怕难再有动手的机会了。”

马文飞道：“兄弟之意，不宜操之过急，无论如何，先要和向飞等联络上之后再说。”

萧翎心中一片紊乱，拿不定主意该如何才好。

抬头看去，只见酒僧、饭丐已然逼近了敞厅门口，厅门外兵刃闪光，早已布满了黑衣武士。

看情势，只要酒僧饭丐冲出厅门，立时即将展开一场大战。

孙不邪突然停下身子，低声说道：“停下！”

酒僧已跨出厅门，饭丐也取过背后的大铁锅，即将准备出手，听得孙不邪呼叫之声，立时停了下来。

回头看去，只见那些坐在右面席位上的群豪，都在低声商议，除了三人之外，大都还在原地坐着未动。

酒僧暗暗叹息一声道：“这些人似已为沈木风气势震慑，失去了抗拒的勇气。”

但见孙不邪黑瘦的面容上，泛起了一阵红色光彩，两道森寒的目光，缓缓由厅中右席群豪脸上扫过，道：“诸位如是跟着老叫化走，至少是多有几分生机，如等待老叫化子去后，诸位再想破围而出，只怕其间的艰难，尤过此刻许多。”

果然，这几句话，发生了效用，右面席边之人，突然又站起三人，大步行了过来。

萧翎心中一直犹豫难决，是否该立刻动手，但眼见厅中群豪尽是些气丧胆怯，不禁激起豪壮之心，低声说道：“马兄，咱们去为那孙不邪壮壮行色吧！”

马文飞道：“以那孙不邪在武林辈份之尊，声望之重，竟然号召不起与沈木风抗拒的武林同道，这沈木风的气势，也确实非同小可了。咱们这一方，总共不过十几个人，但却只有六个人敢往外闯，如是咱不帮帮场，那孙不邪实也无法下台了。”霍然站起了身子。

司马乾点点头自言自语地说道：“毛病就出在昨晚一夜之中了！”撩起长衫，取出金环。

风竹低声说道：“贱妾自知武功不济，但也不愿坐以待毙。”

马文飞笑道：“好！这个给你。”右手在长靴之上一探，摸出

来两把锋利的匕首。

凤竹接过匕首，嫣然一笑，道：“马爷厚爱，贱妾来生愿为鸡犬以报。”

马文飞笑道：“凤姑娘言重了。”

司马乾双轮一振，高声说道：“畏刀避剑，苟生一时，只怕终生一世，都将永受奴役，岂不是生不如死！可笑武林道中，就有着这么多贪生怕死的人！”

他这番话自言自语，但却声如宏钟，全场可闻。

右面席位上排坐的大部群豪，都听得耸然动容，面现愧色。

马文飞抢行离坐，昂首挺胸，直向敞厅的门口行去。

萧翎紧随在马文飞的身后，凤竹紧依萧翎身后而行，司马乾手执金轮，殿后而行。

孙不邪哈哈一笑，道：“咱们共有十几人，抗拒百花山庄的数百高手，不论这一战的胜负如何，这份豪壮之气，也足以震动武林了！”

沈木风笑道：“以孙兄之能，也许沈某这百花山庄留你不住。”

这当儿，突闻一人大喝道：“大丈夫生的光明磊落，死也该轰轰烈烈，天下难道还有比死亡更难的事，在下也算一份。”

只见右面席位上又站起一条大汉，奔了过来。

这一来立时激起了一股奋发之声，右面席位上，余下七八个人，一齐站起，拔出兵刃，行了过来。

孙不邪纵声大笑一阵，道：“今日咱们如能冲出百花山庄，诸位英雄之名，从此将震动江湖，如是不幸埋骨于斯，江湖上亦将长留下诸位勇士之气。”

这几句话，很是平常，但却自蕴着一股激厉豪壮之气，只听得群豪意气飞扬。

马文飞沉声说道：“孙老前辈德高望重，还希望能主持大局。”

孙不邪道：“老叫化义不容辞……”语声微微一顿，道：“咱们这些人之中，武功有强有弱，老叫化单凭这外貌观察，或有土壤藏珠之憾，好在一动上手，明珠自会发光，决不致常埋诸位之才。”

马文飞道：“我等悉听调度，决无异言。”

孙不邪道：“对方人多，咱们既不能和他们单打独斗，亦不能和他们一对一的硬拼，因此老叫化想出了一个拒敌之阵，咱们以两人为阵之轴，接应四面八方，东南西北四面，各以两人联手拒敌，合计八人，另外之人，布作内阵，随时填空补隙。”

司马乾道：“好办法，这叫作轮转大阵，正适合今日之局。”

孙不邪望着司马乾道：“那就劳请阁下为左翼之主。”

司马乾道：“在下全力以赴。”

孙不邪转望马文飞道：“久闻马总瓢把子为江湖后起之秀，今日一见，气度果是不凡。”

马文飞道：“老前辈过奖了。”

孙不邪道：“那就劳请马总瓢把子为右翼之主。”

马文飞道：“敬领大命。”

孙不邪目光一掠酒僧半戒和饭丐沈铁锅道：“两位为前阵之主，首当锋锐。”

酒僧、饭丐齐声应道：“敬谨领命。”

孙不邪道：“老叫化和这位凤姑娘居中接应各位。”

司马乾望了萧翎一眼，心中暗道：这大大有名的丐帮一老，竟然是看走眼了吗？这样一位了不起的人物，竟然未能瞧的出来吗……

要知萧翎伴作马文飞的仆从之人，为了配合身份，不敢过露锋芒，一直把双目中神光隐去，孙不邪虽是老江湖，竟然也未瞧出来。

孙不邪目光转注两个身体魁梧的大汉身上，说道：“劳请两